

XUANZI
YU
SHIYING

选择与适应

汉语隐喻的语用综观研究

徐慈华 著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认知革命」发生以来，认知研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变，即从基于计算隐喻和功能主义观念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向基于具身心智（embodied cognition）观念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转变。「第二代认知科学」将认知主体视为自然的、生物的、活动于日常环境中的适应性的主体，认知就发生于这样的状况中；其倡导的认知观念是：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developmental）和动力学的（dynamic）。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语言与认知文库

YUYAN YU RENZHIZHIWENKU

徐慈华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语言与认知文库
YUANYI RENZHIAN WENKU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认知革命”发生以来，认知研究经历了两次深刻的范式转变，即从基于计算隐喻和功能主义观念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向基于具身心智（embodied cognition）观念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转变。“第一代认知科学”将认知主体视为自然的、生物的、活动于日常环境中的适应性的主体，认知就发生于这样的状况中；其倡导的认知观念是：认知是具身的（situat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developmental）和动力学的（dynamic）。

选择与适应

汉语隐喻的语用综观研究

XUANZE
YU
SHIY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选择与适应: 汉语隐喻的语用综观研究/徐慈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3

(语言与认知文库)

ISBN 978-7-5004-7417-3

I. 选… II. 徐… III. 汉语—隐喻—研究 IV. 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7859 号

策划编辑 陈彪
责任编辑 薛波
责任校对 周昊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版式设计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12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语言与认知文库”总序

语言是人类最显著和最独特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使用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特征之一。在不同文明的古籍中，我们都能找到人类对语言本身的早期关注。这些记述就是最早的语言学。人们对语言的研究一直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是归类、解释各类具体的语言现象，二是探究语言的本质。前者是关于语言的描述理论，而后者则是语言的元理论。20世纪对语言本质研究的一个最根本的推动来自乔姆斯基。“乔姆斯基革命”将语言与心智关联起来，视语言为一个独特的心智器官。

尽管语言是人类最独特和最显著的行为活动和认知方式，但在人类的种系演化和个体发展中，人类展现了广泛存在的其他形式的认知方式。认知研究过去长时期集中在语言符号的思维水平上，如推理、决策、符号表征等内部过程。这种研究范式认为这些内部过程可以独立于行为运动。然而，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认知并不仅仅是纯粹的以语言活动为中心的內部过程，它还包含广泛的知觉—动作耦合、行为运动控制等非语言的认知能力。非语言的认知过程显然与语言的符号式认知不同。研究非语言的认知过程和方式已经发展成为“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中心主题。

2 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

认知科学是研究身心统一的主体是如何发展它们的认知能力和完成它们的认知活动的。自 20 世纪 50 年代“认知革命”发生以来，在不长的半个多世纪中，认知科学在相关领域取得了众多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深化了人类对自身认知活动的认识。其间，认知研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变，即从基于计算隐喻和功能主义观念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向基于具身心智（embodied cognition）观念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转变。观念的转变导致认知研究的方法和主题的变化。“第二代认知科学”将认知主体视为自然的、生物的、活动于日常环境中的适应性的主体，认知就发生于这样的状况中。概括起来，“第二代认知科学”倡导的认知观念是：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developmental）和动力学的（dynamic）。

我国的认知科学研究总体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也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国内相继有一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以认知心理学和脑研究等为重点的研究机构和实验室，特别是国家“985”工程的实施，推动了认知科学全方位的、综合研究的进展。浙江大学的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就是在“985”工程二期中启动的一个项目。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认知科学的所有基础科学凝聚其中，探索在新的科研运行机制下实现多学科的实质交叉和真正的学科会聚。今天，科技的发展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学科的交叉整合和技术集成，许多重大的创新突破来源于学科交叉中的“边缘”问题。人类的认知既是生物的、个体的现象，也是文化的、社会的现象，因此只有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的互补研究中，人类认知的深层统一性才有可能最终揭示出来。

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特别策划了该文库，以期推动我国语言与认知的研究。

唐孝威 院士

2006年8月20日

目 录

第一章 国内外隐喻研究综述	(1)
第一节 国外隐喻研究述要	(1)
一 隐喻界说	(1)
二 隐喻的语用分析	(7)
三 隐喻的认知研究	(20)
第二节 中国隐喻研究回顾	(30)
一 汉语隐喻及相关辞格	(30)
二 先秦时期的隐喻思想	(34)
三 秦汉—近代的隐喻思想	(36)
四 当前隐喻研究概况	(43)
第二章 隐喻研究的语用综观视角	(48)
第一节 语用综观的理论特色	(48)
一 语用综观的跨学科性	(48)
二 语用综观的方法论启示	(54)
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目标和创新点	(60)
一 研究对象	(60)
二 研究目标	(62)
三 主要创新点	(62)

2 选择与适应

第三章 隐喻生成与最佳适应	(64)
第一节 最佳适应与经济性	(64)
一 语言适应的基本内涵	(64)
二 语言适应的环境系统	(66)
三 适应程度的评价标准	(70)
第二节 隐喻命名的经济性	(74)
一 隐喻命名的普遍性	(74)
二 隐喻命名的经济学分析	(79)
第三节 隐喻陈述的经济性	(83)
一 语言表达的意图类型与意图体系	(83)
二 隐喻在命题意图实现中的经济性	(86)
三 隐喻在交际意图实现中的经济性	(96)
第四章 源域选择的协商性	(108)
第一节 源域选择的可及性	(108)
一 相似性：从此岸到彼岸	(108)
二 临近性：对省力的追求	(116)
第二节 源域选择的可接受性	(128)
一 最佳个体关联原则	(128)
二 信息的协调性原则	(138)
第三节 源域选择的假设性	(145)
一 概念整合与认知假设	(145)
二 源域假设的类型和实现方式	(152)
第五章 隐喻变异性的历时纵观	(166)
第一节 隐喻的生成态	(166)
一 隐喻生成的双重指称	(166)
二 从联结主义看隐喻生成	(183)

第二节 隐喻的繁衍态	(190)
一 隐喻的量变繁衍	(190)
二 隐喻的质变繁衍	(196)
第三节 隐喻的消亡态	(207)
一 隐喻消亡的认知动因	(207)
二 隐喻消亡的社会动因	(211)
第六章 隐喻理解中的解释性选择	(216)
第一节 隐喻解释性选择的适应对象	(216)
一 认知语境与隐喻理解	(216)
二 认知语境的动态建构	(226)
第二节 隐喻理解的选择与适应过程	(227)
一 隐喻识别的理据性判断	(227)
二 语义网络的选择性激活	(235)
三 语义要素的选择性投射	(241)
四 语义假设的适应性判定	(245)
第三节 汉语隐喻理解的逻辑表征	(250)
一 从内涵逻辑的角度看隐喻理解	(250)
二 汉语隐喻句的类型与结构	(256)
三 汉语隐喻逻辑表征的案例分析	(278)
四 隐喻语句的真值条件分析	(289)
第七章 隐喻理解与非等值选择	(303)
第一节 隐喻的增解与减解	(303)
一 隐喻的增解	(303)
二 隐喻的减解	(309)
第二节 隐喻的误解与悖解	(312)
一 隐喻的误解	(312)

4 选择与适应

二 隐喻的悖解	(322)
主要参考文献	(327)
后记	(344)

第 一 章

国内外隐喻研究综述

隐喻研究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在当前，它更是一门“显学”，相关论著亦是汗牛充栋。然而，隐喻研究在理论上还存在着很多不清晰的空间，有待人们进一步去探索。

第一节 国外隐喻研究述要

一 隐喻界说

隐喻研究是当前语言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多种学科领域共同关注的热点前沿问题。什么是隐喻？西方学者在长期的探讨过程中，提出了不同的界定。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定义有：

(1) 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其应用范围包括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推。^①

(2) 一种描述对象或事物的方式，不使用“像

^① 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9页。

2 选择与适应

(like)”或“如(as)”而把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相比较。^①

(3) 要决定某词是否用做了隐喻, 可以通过确定它是否提供了一个主旨 (tenor) 和一个载体 (vehicle), 而且它们共同作用产生了一种包容性的意义。如果我们无法分出主旨与载体, 我们就可以暂时认为该词用的是它的原义, 如果我们能分出至少两种互相作用的意义, 那我们就说它是隐喻。^②

(4) 在当代隐喻研究中, “隐喻”一词的用法已有所不同。如今它意谓“概念系统中的跨域映射”(a cross-domain mapping in the conceptual system)。^③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比较上述定义, 我们首先需要对符号的三元结构和两组二元关系作一个初步的了解。20 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指出: “我们建议保留用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 用所指 (signified) 和能指 (signifier) 分别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④ 在索绪尔看来, 符号就是能指和所指组成的二元结构。几乎与此同时, 美国哲学家皮尔斯 (Peirce, C. S.) 提出了符号三元论。皮尔斯认为符号由符形 (representamen)、对象 (object) 和符释 (interpretant) 三部分构成。其中, 符形是“某种对某人来说在某一方面或以某种能力代表某一事物的东西”; 对象就是符形所代表

① 道格布:《兰登书屋韦氏美语学习词典》,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812 页。

② Richards, I. A. (1936)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80.

③ Lakoff, 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In A. Ortony (ed.) .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03.

④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 第 102 页。

的那个“某一事物”；符释也称为解释项，即符号使用者通过符形所传达的关于对象的信息，亦即意义^①。实际上，索绪尔的二元论和皮尔斯的三元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唯一的不同就在于，皮尔斯从更一般的意义上将“对象”引入符号研究，使符号的结构更加完整，也使我们对符号的认识更加全面。

在符号的三元结构中，符形与符释的二元结合被称为意指关系，符形与对象的二元结合被叫作指称关系。符号的三元结构和两组二元关系统称为符号三角，可图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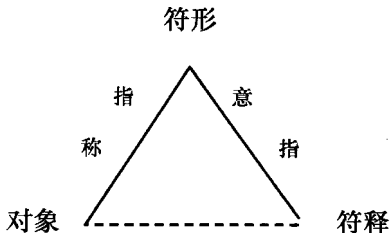


图 1—1 符号的三元结构和两组二元关系

有了上述认识后，再来看一下学者们对隐喻所做的界定。定义（1）是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在经典名著《诗学》（*Poetics*）中对隐喻所作的说明。也正是这一定义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西方修辞学对（隐喻）这一语言现象的解释^②。在该定义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四种不同类型的隐喻，即以属代种、以种代属、以种代种以及类推。所谓“以属喻种”的例子，如“我的船停在这儿”，因为“泊”是“停”的一种方式。所谓

^① 黄华新、陈宗明主编：《符号学导论》，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 页。

^②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 页。

4 选择与适应

“以种喻属”的例子，如“俄底修斯的确做过一万件美事”，其中“一万”是“多”的一种表达形式，在此取代“大量”。所谓“以种喻种”的例子，如“用铜汲走生命”和“用长边的铜切割”。这里，诗人用“汲”喻“切割”，又用“切割”喻“汲”，二者同为“取走”的表达形式。所谓“类推”，指的是这种情况：当 b 对 a 的关系等于 d 对 c 的关系时，诗人可用 d 代替 b，或用 b 代替 d。胡壮麟指出，“他（亚里士多德）在介绍隐喻的四种类型时，举的都是词类，名词也好，动词也好，都是以词语为中心的。揆其原因，亚里士多德是在概括诗学风格或修辞方法的框架下研究隐喻的，着眼点是词语的修饰”^①。在符号三角中，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是以符形为中心的。这也就决定了该定义的局限性：“未能充分认识到隐喻既是语言的文体特征之一，也是语言的认知特征之一。他未能清楚地阐明，隐喻能向他人传输不能用‘标准’语言翻译的思想。在他的框架中，未见到论述隐喻作为人类交际的主要特征之一。”^② 在隐喻研究的历史上，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观点被称为隐喻的“替代论”。

定义（2）是从“比较论”的角度对隐喻作的界定。与“替代论”一样，“比较论”的思想渊源同样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指出，在用隐喻法给事物起名时，“应当从同种同类的事物中取得，这个字一经出口，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件事物是同种的事物”^③。同时，他也指出，“若想编出好的隐喻，就必须看出事物间可资借喻的相似之处”^④。这些论述中

① 胡壮麟：《认知隐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20 页。

② 同上书，第 21 页。

③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第 166 页。

④ 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58 页。

所包含的“相似性”思想，构成了“比较论”的重要内容。结合符号三角，我们可以看到：“比较论”的重心落在符号对象上，强调所比较的两个事物的相似性。这样的侧重，对于隐喻的生成来说是恰当的，因为隐喻生成者对隐喻涉及的两个事物都比较了解，两个事物的相关信息具有对等性。但是，如果将该理论用于隐喻理解，就会出现麻烦，因为隐喻理解者对两个事物的了解是不对等的，在很多时候无法进行比较。

定义（3）是20世纪30年代英国修辞学家理查兹（Richards, I. A.）在质疑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理查兹认为，“传统的理论往往认为隐喻只是语言上的问题，表现为词的转移和错置。而本质上，隐喻是思想之间的交流和借用”^①。理查兹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经美国分析哲学家布莱克（Black, M.）阐释之后，发展成了继“比较论”和“替代论”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互动论”。该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隐喻研究开始摆脱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实现从关注语言形式（符形替换）到关注语词意义（符释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转变。这也为现代隐喻研究的认知转向奠定了基础。

定义（4）是当代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Lakoff, G.）对隐喻所下的定义。该定义指出隐喻是“概念系统”内的“跨域映射”，是与符号三角中的符释相关的内容。这意味着，现代隐喻认知研究的重心是符释，而不是对象和符形。

通过分析定义（1）—（4），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学者们对隐喻的认识所发生的变化。围绕各自的定义，亚里士多德着眼于语词（即符形）的更替和事物（即对象）之间的比较，

^① Richards, I. A. (1936)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63.

6 选择与适应

理查兹引入了语词背后的思想因素（即符释），拓宽了隐喻研究的视野，而莱考夫则把隐喻研究的重心全部转移到我们的思维和概念系统（即符释）中。这一系列转变对于推进隐喻研究向纵深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上述定义及分析，我们认为，隐喻主要包括两个基本要素：其一是相似性。隐喻生成离不开相似联想和类比推理，隐喻理解不管是基于相似还是创造了相似，都离不开相似性。正是在这一点上，隐喻可以与其他一些容易混淆的修辞格区分开来，尤其是转喻（metonymy）。雅各布森（Jakobson, R.）在失语症的研究中发现，“失语症多种多样，但可以区分出两种极端的类型。一种极端类型是，失语症患者的替换能力受损，句法能力仍然存在；另一种极端类型是，患者的句法能力受损，而替换能力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前者失去了处理相似性关系的能力，而后者失去了处理邻近性关系的能力”^①。因此，雅各布森指出隐喻和转喻的区别在于“隐喻基于相似性，而转喻立足邻近性”。这样就在神经认知层面上将转喻从隐喻中区分出来。

其二是跨域性。隐喻涉及两个不同的事物，或认知域，或语词。为了区分隐喻的两个构成部分，有些学者分别称之为本体和喻体，有些学者分别称之为源域（source domain）和目标域（target domain），有些学者称之为主旨（tenor）和载体（vehicle）^②，有些学者称之为主旨词（T-term）和载体词

① Jakobson, R. The metaphoric and metonymic poles. In Dirven, R. & Pörrings, R.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3, pp. 41-42.

② Richards, I. A. (1936)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London: Routledge, 2001.

(V-term)^①，也有些学者称之为基本主词 (primary subject) 和次要主词 (secondary subject)^②。这些命名本身并不矛盾，只是反映了不同的理论倾向和侧重点。事实上，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也已经注意到这种差别，“这格（比喻）的成立，实际上共有思想的对象、另外的事物和类似点等三个要素，因此文章上也就有正文、譬喻和譬喻语词等三个成分”^③。他说“思想的对象”和“另外的事物”是从语言符号的对象角度提出的，而“正文”和“譬喻”则是从语言符号的符形角度提出的。为了避免概念和术语上的混乱，本书从符号对象的角度，将隐喻的构成部分称为本体和喻体；从符形的角度，将隐喻的构成部分称为本体词和喻体词；从符释的角度，将隐喻的构成部分称为源域和目标域。

二 隐喻的语用分析

“语用学”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哲学家莫里斯 (Morris, C.) 使用的。他认为，“语用学是符号学的这样一个部分，它在符号出现的行为中研究符号的起源、应用和效果；语义学研究符号所具有的各种方式的意谓；语形学研究符号的种种联合，而不考虑这些联合的意谓，也不考虑这些联合和它们在其出现的那种行为之间的关系”^④。因此，语用学开始被看作是与语义学、语形学相并列的学科而被学界所接受。传统语用学中代表性的理论有会话含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和关联理论。

① Goatly, A. *The Language of Metaphor*. London: Routledge, 1997, p. 9.

② Black, M. More about metaphor. In A. Ortony (ed.)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7.

③ 陈望道 (1932):《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4 页。

④ 莫里斯:《指号、语言和行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2 页。